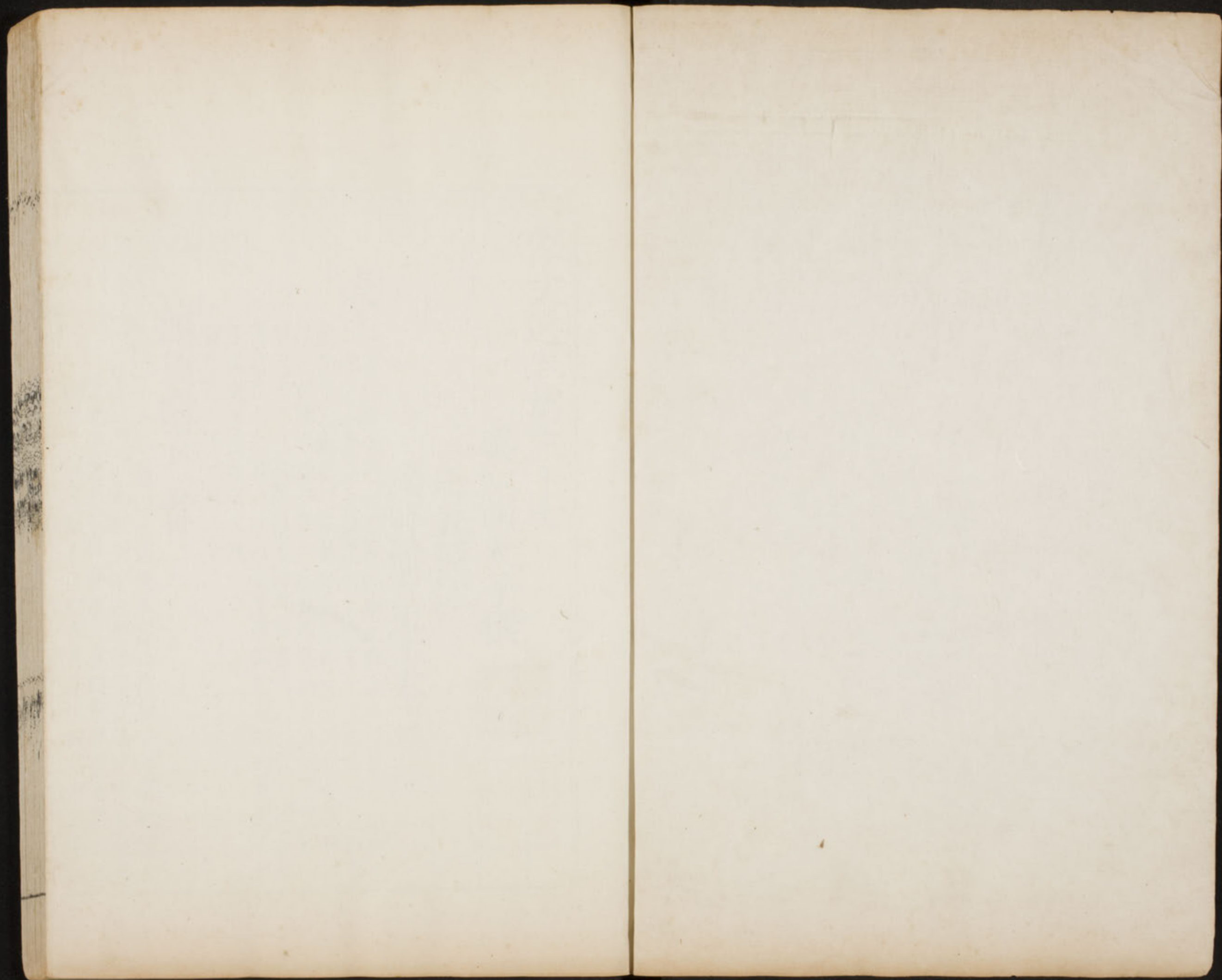


六家文選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銜注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奸學舉高第拜御史後為

曹操奏誅之下獄弃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奸學舉高第拜

崇賢館直學士李銜注



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
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銑曰洪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

衆官舉禹治之而定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

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

治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向曰旁非一方也招引也言於四

書曰旁求天下孔安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不疇咨熙

載羣士嚮譽臻濟曰世宗武帝廟號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

事者故其衆士嚮應而至者也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

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述曰世宗畢畢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

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

並作嚮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警響之應聲也陛

下睿善本作聖纂承基緒良曰陛下獻帝也睿亦聖也纂繼

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翰曰厄

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勞謙日仄困也董

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仄日晚也言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

也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

朝至于日中惟岳善本作維降神異人間善本作出銑曰

側弗違暇食惟岳嶽二字降神異人間並字丁出詩云

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竊見處士平

謂禰衡也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力角切向日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其明英美也卓犖高絕貞言善

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

賓曰卓犖諸夏初涉藝文升堂觀奧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

觀與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善曰論語云子曰目所一見輒

誦於口耳所暫善本作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良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弘羊

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論曰桑弘羊能

安世嘗從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安世乃閣記後得所亡書校之一

無遺失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善曰

漢書曰桑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

少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

二文度三十一卷

二

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若鷲疾惡若讎 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

及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善曰國語楚藍尹文豐謂子西曰夫鬪廬聞一善言若鷲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絮中

正疾惡 若讎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向曰任座魏也舉行執直史魚衛大夫邦有道邦無道不改高直之節厲高也殆

幾也言此一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

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程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

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也魚廣雅曰厲高也

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良曰言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 **飛辯騁辭溢氣空闕涌解疑釋結**

士使卓然可觀 臨敵有餘 翰曰空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氣如空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

善曰空涌貌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 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銑

屬國典夷狄官詭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頸單于匈奴號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行目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賊賊 **終軍欲以長**

纓牽致勁越 向曰漢與南越和親終軍請願受長纓牽致勁越 王致之關下勁疆也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

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關下說文曰組縶小者為冠纓也 **弱冠慷慨前卅** 代善本作 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

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

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比用者也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

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

謀祭酒與陳琳阮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良曰天衢

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 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揚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

之穆穆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霓為祈禱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

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

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激楚陽阿至

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愛也善曰楚辭曰宮庭震蕩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飛兔騶鳥馬良絕

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濟曰飛兔騶鳥皆駿馬名良王良求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鳥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

敢不以聞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必善本無林行庶可觀采也善曰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必字無

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懷詐面欺

出師表一首善曰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銑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立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也善注同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善本作罷弊二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

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也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待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善本作亡字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忘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

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

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外也臧否善惡也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善本作理字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侍中侍郎郭攸之

費禕於董允等銑曰郭攸之費禕皆蜀之侍中董允蜀之黃門郎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

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愚以為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善本有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善本無為督愚善本有以字

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也良日向寵蜀將也假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

事必能使士卒和美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善本作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也翰曰續壞也桓靈漢二帝用關豎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

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政屬之貞正亮明也善曰蜀志

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商領留府長史

又曰蔣琬遷參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向曰布衣庶人服

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曰

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聘我於廬舍

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

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疆曰鄧城

舊縣西南一里備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欸七略詩曰結

構野草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

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

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善曰趙歧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

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

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良曰寄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善

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

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

節繼之以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

帝

帝之明故五月渡

善本作度字

瀘深入不毛

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衆渡瀘征之諸郡悉平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

使復得政事君王何休曰燒墉不生今南方已定甲兵

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

作兵 已足當帥將 善本作獎帥 三軍北定中原 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也

善曰小雅曰獎勸也 庶竭駑駘鈍攘除姦凶 良曰竭盡也駑駘馬亮自北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不

也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之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

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

室也舊都謂雅洛二州兩漢所都也相則謀存社稷事則開拓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

善本作規字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

善本無

咎以彰 善本作章字

其慢 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

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衆知之 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

陛下亦宜自謀 善本作謀 以咨諏 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 濟曰謀事曰咨咨事曰諏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

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 臣不勝

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良曰言不勝受懷今當遠別悲傷

求自試表一首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

疏求自試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為君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銑

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

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

無用之臣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

無功之臣雖有慈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

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

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者皆是盡命之臣畢盡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故君無虛授臣無虛

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殮所

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

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殮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殮尸祿者頗有所知言惡不言默

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翰曰二虢虢仲虢叔王

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滅虢宮之奇

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

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

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

矣銑曰三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外平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

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外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竊位善本

竊二字東蕃爵在上列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郵

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德為東蕃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向曰輕

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

曰雍人調膳 展選百味 目極華靡 目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

致也 故也 善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 言得如此者 祿厚 退念古之

受爵祿者 有異於此 皆以功勤濟國 輔主惠人

善本作民字 濟曰言古之受爵祿者 皆以功勤濟國也 善曰爾雅曰濟益也 今臣無德可述 無

功可紀 若此 終年無益 國朝將挂風人 彼已之

譏 是以上 慙立冕俯愧 善本 朱紱 惟鶴在梁 不濡其

翼 彼已之子 不稱其服 此譏無德而衣立冕 言我無功德 以益國而

服 衮衣 紱冕 恐懸此譏 是以慙也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 立冕 朱

紱 禮記曰諸侯佩山立王而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 晏如 良

方今魏朝也 統理晏安也 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 皆晏然也 善曰

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 合和四海 然一統謂其統緒也 顧

西尚有違命之蜀 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

脫甲 謀士未得高枕 者誠欲混同宇內 以致大

和也 翰曰敵國未平 故武士不得脫甲 冒謀臣不暇安枕 席混大

高枕 垂統 無山東之憂 法言曰或問太和 故啟滅有扈 戶而

曰其在唐虞成周也 李軌曰天下六和 故啟滅有扈 戶而

夏功昭成 克商奄而周德著 善曰夏王名也 有扈 夏之諸

明也 成王時 淮夷徐奄之君 皆叛周 公誅滅之 善曰明也 言二王皆伐

叛 誅亂而功德著明 善曰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史記

曰啟遂滅有扈氏 天下咸朝 夏也 尚書曰武王崩 三監及淮夷叛 周

公相成王 將黜殷命 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 淮夷徐奄之屬 史記

曰成王東伐 淮夷徐奄也 今陛下以聖明 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

繼成康之隆 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也 言明帝必能平吳蜀

假周之令德 以喻魏之先王也 臣瓚漢書注曰統惣覽也 毛

詩序曰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 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 禮泉涌簡賢

善本作 授能以方叔 邵虎之臣 鎮衛四境 為國爪

牙者 可謂當矣 濟曰方叔 邵武皆宣王賢臣 言明帝授任鎮

曰簡擇也 毛詩曰方叔 涖止其車 三千又曰 然而高鳥未挂

江漢之游 王命邵虎 又曰祈父 予王之爪牙 然而高鳥未挂

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

盡也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續射也鈞釣也射鈞未息

喻吳蜀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於君父善本有也字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

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

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善曰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

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

子當擊牛驪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

昏大破之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

君也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

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馬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

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

死乎遂伏劔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勿割也慢主謂轂鳴陵君

謂越兵善曰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主曰鼓鐸之聲

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

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

其為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

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主曰有之雍

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

獨不可以死越甲移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

葬雍門子以上辨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與利臣之事君

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

子曰禹興利除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善本

其王羈致北闕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

而曜善本作世俗哉志善本無或鬱鬱結欲逞其善本無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

大言於主而罹於俗哉但以志有鬱

鬱

結欲輸誠於君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

以家為第宅也善曰漢書文也夫善本夫下憂國忘

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銑曰捐棄軀身善曰趙今

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善本

字以二方未剋為念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剋言

鰲曰寡人一城圍食伏見先帝武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

者有聞矣兵者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也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出習戰

也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

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

校之隊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

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善曰

文子曰欲治之主不出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

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

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

司馬統偏舟善本作之任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

偏舟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

率諸軍至皖曰瓚漢書注曰統猶總覽也必乘危蹈

險騁舟奮驥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善

作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善曰危險

路驪馬也擒執也馘斷耳也虜獲也殲盡雄大醜惡也善曰禮記

以冠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
斬亦猶生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
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如微才弗
北闕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
善本作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醴生無益
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
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庶益於特亦何異為牢圈以養畜也如此
非我之本志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
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開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閉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
為陸議所敗故云此也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輟食弃
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
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良曰
也奮袂舉袖也攘衽褰襟也撫按也按劍東顧馳吳會
思報怨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衽也臣昔從

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

玄塞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
關名玄塞謂黑山善曰七發曰凌赤岸躡扶桑山謙之南

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湍猛
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善本作故兵

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
之要然共事慎密不可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中籍觀古

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善本作國家之難向

也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
命以徇國家之急也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

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績善本作垂於

竹帛未嘗不撫善本作心而歎息也濟曰屠裂謂剝斬
也景大也古無紙

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剗斬而功勳銘於大鍾名
記史典則惟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椎也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克
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
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

用秦魯以成其功良曰秦將孟明氏為晉所敗左右曰敗軍請煞之秦伯曰是孤罪也復使為政卒敗
晉也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魯懼割遂邑之地以和後齊相與魯會
于柯相公登壇沫執匕首劫相公公曰子將何欲沫曰大國侵魯亦
已甚矣君其圖之相公乃盡還侵魯之地善曰史記曰秦繆公使
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
兵於穀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
晉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
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
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相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
劫齊相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
矣今魯城壞即墜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
所亡盡復

絕纓盜馬之臣赦而善本無**楚趙以濟其**

難難**纓**纓**以告王曰飲人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

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
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
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鬪遂
大剗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諸貶為
侯故有是引也善曰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
美人衣者美人挽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
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
絕盡權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
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
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
飲而去之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
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
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焉

巨竊感先帝

早崩威王弃世善本作代字銳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竝滅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

溝壑無功勳而名易滅也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

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

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

善本**去世謂死也**善曰先帝謂文帝也

善本**去世謂死也**善曰先帝謂文帝也

善本**去世謂死也**善曰先帝謂文帝也

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善曰昔驥日聞驥驥長鳴伯樂昭其能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

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驥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轆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

今僕危厄日久居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良曰盧黑也謂黑狗

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

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巨恐強

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善是以效之齊秦善本

作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輸曰效致逞見也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

夫驥一日而千里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銑曰惟思也於邑猶

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功自思無知己舉用是以難息而自傷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也夫

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向曰博棊也企竦竊立貌抃擊即者識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也

也識兵家之要行也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衣之喻以寤主立功濟曰趙平原君選客將求救於楚毛遂請備負而

遂曰使遂早處囊中當穎脫而出非將未見而已因與行至楚盟約卒由遂成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

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前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食遂曰

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

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

之醜行也良曰巍巍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良曰巍巍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

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又選三十七

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術女不貞術士干時求進者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燕因自致殆不真賢也

道家之明忌也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進者所畏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隳

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

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銑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善曰呂氏春

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以塵霧善本作露字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

日月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

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生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知必善本作必知字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媒術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一首

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子夏問曰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聖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翰曰大哉欽美之辭則法也善曰

夫天德善本有論語文也於萬物可謂弘廣矣堯之為

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善本作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後深也

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善曰孔安國曰能明駿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尺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

明也及周善本有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睦親族之化寡妻嫡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去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

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

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散爾雅曰親親之義寔在敦固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義士不

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

房恩昭九族善本作親字良曰帝唐竟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

臣百寮番休遞上輸曰寮官遞迭也言眾臣百官宿衛當番

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

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善曰孔安國曰能明駿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尺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

明也及周善本有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睦親族之化寡妻嫡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去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

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

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散爾雅曰親親之義寔在敦固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義士不

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

房恩昭九族善本作親字良曰帝唐竟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

臣百寮番休遞上輸曰寮官遞迭也言眾臣百官宿衛當番

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

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

於親也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怒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

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

脩人事敘人倫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

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濟曰媾媾婚也

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闕亦隔也胡在北越在南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

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則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

瞻胡越計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

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

神明知我心也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

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濟曰言此實天子為之退惟

作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具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

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善曰毛詩曰戚以敘骨肉之

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向曰怡怡兄弟和樂兒篤厚也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

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善曰錐刀之用已見上文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已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

若得辭遠游戴武弁

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

者王侯所服傅子

解朱組佩青紱

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綬也

善曰朱組綬已見上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濟曰駙馬謂都

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勲號也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之近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

從華蓋入侍輦轂

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論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承答聖問拾遺左右

良曰答謂應答其遺關於君之左右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

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

榮棣匪他之誠

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榮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

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

終懷蓼莪我罔極之哀

銑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蓼莪者我及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

高談無所與陳發義典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翰曰僕隸下士言所對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歎息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歎久再聞幼妙之聲不知涕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爾

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爾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爾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爾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燕惠王信諧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也若葵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善本有之字迴光然善本有終字向之

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

之明者是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

禍先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善曰

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今之

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善本有何也二字氣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

陳表也善曰廣雅曰否竊不願於聖世善本作代字使有不

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善本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必有慘毒

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白

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只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將樂汝轉弃子

善曰毛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長曰諒信也母伊尹恥其

君不為堯舜良曰伊尹殷賢臣也自云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其心愧取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

保爾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善本有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

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善本有也能盡忠以事於堯

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

伊尹然欲其光大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章已見上文是臣悽悽婁之誠竊所獨守寔

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

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

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

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

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善曰尚書曰
懷懷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
轉
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濟曰自上下聽曰
曰天聰明神
聽已見上文

讓開府表一首

羊叔子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
也能屬文為中書郎及晉受魏禪為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
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
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
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

善本有出字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

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

地

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善
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

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常以智力不可彊

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

銑曰言智
少力弱雖

被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榮為憂善曰中謝裴氏新臣

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

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口不

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向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
弘訓太后言因外戚運會

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受尊

位者則良且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且不勸王隱晉

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

善本作
誠字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

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齊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
竟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

也非次謂不依班次善曰猥猶曲也臣有何功可以堪
孔融荅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善本無敝善本廬豈可得

哉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

傾覆我社稷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

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善曰左氏傳

齊侯對宰孔曰天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銑曰古人申於知

威不違顏咫尺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

向曰大目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輕小善本作敢

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濟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

謂服首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

憂者側席而坐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

勝且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善本有版

築之下有隱才善本有屠釣之間良曰版築傳說也屠

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築築傳

築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而朝議用善本有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而朝議用善本有

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愧黨有如賢者遺才德於

卑賤其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真身殃抑為

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為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且臣忝竊雖

不以為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且臣忝竊雖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謂為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

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善曰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光祿大

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

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不同 善曰臧榮緒晉書

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繫身修德老子曰少思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

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良曰正色不阿諂也 善曰王隱晉

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伏

事華髮以禮始終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之事也新序問立

印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

之家

翰曰內謂相外謂將不異寒賤言不奢侈

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

苟進之志

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備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

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不足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文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今道路未清

善本一作通

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

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

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善曰王不爾留連必

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而奪

濟曰留連謂今作儀同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關也 良曰觸

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表一首

李令伯

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

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

誠欵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也 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

母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

疏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徒

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遷漢中
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度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銑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善曰生孩六月慈父見背銑曰背死也善曰

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善曰行年四歲舅奪母志銑曰

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善曰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祖

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善曰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曰撫養銑曰摯痛也撫矜憐也善曰

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善曰多疾病九歲不行善曰

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善曰零丁孤苦至于成立銑曰零丁危弱自成立謂二十成人善曰

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善曰既無叔伯終鮮兄善曰

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善曰弟善曰兄弟維予與汝善曰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善曰

向曰衰微祚福善曰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

謂大功小功之親疆盛也僮僕也善曰榮榮子立善曰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善曰形影相弔善曰而劉夙嬰疾善曰

濟曰榮單也弔問也善曰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善曰

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被善曰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善曰

臣秀才以臣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善曰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善曰

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善曰

猥頓也微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善曰

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善曰

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廣雅曰猥頓也漢書善曰

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善曰

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密竊假之數善曰

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善曰

亂請身盟遂自刎善曰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善曰

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善本無劉病日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音貝翰

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倨也萬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

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

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

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途不矜名節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銑曰偽朝謂蜀朝也郎署謂

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善曰

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原

也盤桓不進泉有所希冀言但為侍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濟曰危易落淺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良曰餘年殘年也善曰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有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鳥

曰葛藟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臣之辛苦非徒善本作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遠也言非但人知

我辛苦天地亦知也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

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善曰毛

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友騷曰臨汨羅而自

墮向恐日薄於西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濟曰危易落淺

廣雅曰奄困迫也祖母無臣無以至今日

朝不謀至夕之生也善曰左氏

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良曰餘年殘年也善曰

離祖母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有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鳥

曰葛藟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臣之辛苦非徒善本作

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
卒餘年也向日庶翼保安卒終也翼祖母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

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穎曰吾死嫁之及

困又曰殺以殉願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願見其人結草

以抗杜回回躡為願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

之心善曰墮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願必嫁是疾病曰

必為殉願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

結草以元杜回杜回躡而願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相青翟

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

陸士衡

良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

陪臣陸機言

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善曰蔡邕獨鶴曰

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陪臣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賈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善曰凡王

板官時成都攝拜受祗竦不知所裁翰曰含太守下丞賈持

政故稱板詔久也祗竦敬臣本吳人出自敵國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

世庶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

秀銑曰先且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于國耿介獨也

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貴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契

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擢自羣萃累

蒙榮進向日萃聚也言拔於群聚之中善曰入朝九載

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向日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揚駿祭

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又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今日秘書郎堂中外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三閣經書也善曰左傳曰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社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濟曰言振其光景拔迹越眾迴顧注曰邈也施重山岳義足灰沒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蒙曠湯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良曰遭國王倫篡位遷帝金墉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有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善曰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也

而橫為故齊王罔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罔舉兵討倫臨陳斬之

禪文倫受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

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葛爾之生尚不足云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倫篡位罔舉兵討倫臨陳斬之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又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今日秘書郎堂中外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三閣經書也善曰左傳曰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社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又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今日秘書郎堂中外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三閣經書也善曰左傳曰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社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尚書傳曰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也

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良曰逼迫天威言罪也善曰天威已見上文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惟謹爾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大

翰曰鉗以鐵為劫束也結繫也東口繫舌言不

敢語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歲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

莫大之釁日經聖聽

忠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天子聽察也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

臨難忼

善本作慍

慨而不能不恨恨

善本作恨恨二字

者唯此

而已

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也忼慨失志也恨恨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

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

死也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

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干下也

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

紫退就散輩

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揚子法言

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

感恩惟答五情震悼踣

天

躋地若無所容

良曰震悼驚也躋曲也躋累足行也思前得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

容也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白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

無所容也**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

瘁

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

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

削丹書得夷平民

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也善曰左傳曰斐豹隸

民也善曰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

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

始望尚未至是

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

命顯授符虎

向曰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

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

與翔鴻撫翼

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善曰莊子曰

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

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

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召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善曰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

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

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兄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方臣所荷未

足為表豈臣蒙垢合吝所宜忝竊

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

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明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非臣毀宗

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

當便道之官

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使之任也善曰如淳

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

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

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

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善

表以聞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

勸進表一首

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匹磾在冀州此表勸睿

為天子是為元帝琨作此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

事領護善本有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

侯呂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碑頓首死罪

上尚善本無書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天生蒸民善本作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

牧黎元向曰蒸衆樹立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頌立君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善曰左傳邦文公曰天生人

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鈞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

圖子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聖帝知天地

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

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賊

已而臨蒞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賊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

宗哲纂其祀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所

以引振遐風式固萬代善本作世字良曰引大式用靡無

遠風堅固萬代善曰牽秀衛公誄曰三五以降靡不由

之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

子西曰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温

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

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善曰史記楚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三葉重光四聖繼軌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

軌迹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惠敬懷也

曰軌 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 銑曰侔齊也周公 跡也 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 卜年七百言晉過 鼎於郊鄆卜世三十七年七百 自元康已 善本作 來禍難 善本亦作 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 向曰元康惠帝年號 艱禍字 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 永嘉懷帝年號禍謂 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 宸極失御登 王室也 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謂 失御人之道天子崩曰登 以之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 喻帝位於宮殿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 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警者言為下所執持東 西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 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 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 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翰曰誕大 也言大授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西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 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 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 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翰曰誕大 也言大授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眾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琅等使人奉表

詣長安還因一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劫脅也虜廷謂蒙塵
平陽也 善曰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
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 翰
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
劉曜也 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者敗
之韋昭曰神器天子 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
璽符服御之物也

極古今未有 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 苟在食土之毛
善曰詩小雅曰載事也

含血 善本 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善曰左傳芋
向曰毛

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已 善曰左傳芋
伊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
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 況臣等荷寵三世位
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廁鼎司 濟曰現家三代俱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也謂現為司
空 善曰三世謂邁至現也王隱晉書曰現祖邁相國
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 承問震惶 善本 精
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

爽飛越 良曰遑恐爽亡也承問謂聞破亡之事也飛越猶飛揚
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寶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

越 且悲且惋 五情無主 翰曰悲謂主之亡惋謂憐賊之亂
龍失其魂魄 興 善本 哀朝垂上下泣血 銑曰朝垂謂并
五情無主 舉字

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 起朝垂毛 詩曰鼠思泣血 臣現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 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
亡亦當通濟也 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
否

天命未改 歷數有歸 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 善
雖衰天命未改書曰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躬憂以啓
天之歷數在爾躬

聖明 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
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相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 是以

善本無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 良曰初
是以字 無知作亂殺襄公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後雍廩殺無知莒人
奉小白歸國是為相公疆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相晉文秦穆宋

襄楚莊公也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
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 善本有 主

諸侯之盟 善本無之盟二字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諸
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主

諸侯之盟多難謂遭小白之難於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
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

驪姬為夫人夫人諸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諸二公子皆知之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與晉有驪

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
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
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

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
姓也 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陛下謂

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授神契曰十世外 應命世
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善本作 之期紹千載之運 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
代字 帝繼此千載之數也 善曰孟子

白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
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 夫

善本有 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
夫字

自京畿殞 喪九服崩離 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
九服侯甸采衛蠻夷鎮蕃服也殞喪墜失也崩離壞散也 善曰東

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
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

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離析也
天下踴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

離犬戎蔑以過之 濟曰踴然憂傷也夏太康出政為羿所逐
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

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
曰海內踴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牧之杜預曰
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

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
遂殺幽主麗山之下

以德伐叛以刑 良曰元帝本共王長子居琅邪時加撫揚州
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

文選三十一卷

文選三十一卷

文選三十一卷

文選三十一卷

有舊吳奄布也桑安也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善曰王隱
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
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
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桑服德也抗

明威以懾善本作**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翰曰抗舉

類謂異國也大順謂順天人也善曰尚書曰我有周祐命將天明
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
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

暢則遐方企踵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
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善曰

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勳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

穆穆於下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鬼言度百事
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於下善曰書曰納于百

揆百揆時序四門穆穆已見上文**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向曰少
康夏后

相之父為寒泥所殺少康逃出後卒滅堯復禹之功夏訓夏書也美
談美其成功談說也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
后相后緡方振逃出自寶歸于有仍生少康為為仍牧正以牧夏眾
使女艾諫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

為美**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濟曰蒸民尹吉甫南美宣王
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

詩人詠之善曰毛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況茂勳格于皇天**

清輝光于四海良曰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善曰
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濟曰顯然仰
德貞戴荷戴

也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
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
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銑曰聲譽
教化所加

被者皆願臣於君也善曰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乎**且宣皇之胤唯**

有陛下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善曰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
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濟曰攸所也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

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良曰祚福也祀祭祀善曰法言
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

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是以邇無異言遠無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異望翰曰無異望謂遠邇皆望於帝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

異望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

矣善曰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

德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善曰孟子曰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獄訟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

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矣

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

天地信合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一角之獸連

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

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

一主也王者不刻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授神契曰德至草木則

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司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不謀

而同辭者動以萬計良曰冠帶謂四方上人要荒謂要服

之辭者萬計也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

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善本有考天地之心因

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善曰考度也函夏中國趣向也

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

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願狹

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善曰東觀漢記羣目上奏

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

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良曰黔首百姓克讓也上以慰

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善本作天傾首之望

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

天下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

能抗扞國難也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

二文選三十七卷

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向曰黃者楊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其枝葉肌肉也

神謂宗廟也獲得也善曰易曰枯楊生梯王弼曰梯者楊之秀梯與漢通左傳蓬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尚書曰帝曰冀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珉臣礪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

一日則尊位以台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濟曰曠空殆危

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善曰史記李斯曰明王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二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踵

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濟曰鍾當也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善

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出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善

字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良曰狡寇謂劉聰劉

睡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瑕隙而

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報其上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翼望上位也窵與覲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獪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覲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

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

若百姓何翰曰逡巡猶退讓也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

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

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

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銑曰晉與秦戰秦獲晉侯以歸

卻克呂甥謀立孺子諸侯聞之曰喪君有君群臣輯和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駭也圍孺子名闔合輯和也善曰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前事之不忘後世

代之元龜也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

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陛下明立日月

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宵懷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宵

臆不假臣等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

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良曰遲

秦為秦平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乃誠

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

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

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號之禮謹上臣珉謹遣善

有兼左長史右司馬善本有温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温嶠字

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張使請江南也主簿臣薛善本作問訓善曰臧榮

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臣瑛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

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

茂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事善本無關内侯臣郭穆善

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瑛臣瑛等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七

又選卷三十七

卷三十七

嘉靖二十五年 皓月十二日

吳郡袁氏校刊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字士李善注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一

首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今

張士然 翰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家

人俊為文詔從之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永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家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峻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銑曰革改也湯

卷三十七

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國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善曰尚書王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駁命漢書劉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

齊廟 向曰晉伐虞而滅之而立虞廟而祀樂毅為燕將伐齊縉王出亡常脩其廟而祭之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

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代善本作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濟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祀宋是繼絕也傳去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善曰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皇帝命追存六國凡 諸絕祚一時普善本作祀定天下皆存其後使為之祀諸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焉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善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將以位嘗倖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善曰倖齊也言項羽嘗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六國同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洋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善曰向曰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謂分斷其身也公葬謂以魯公葬之善曰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

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許規切善本作墮字力屈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

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善本作民字武成止戈善曰言用文望也善曰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 吳蜀之館善曰書曰織皮瓊瑤析支渠搜

善曰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 吳蜀之館善曰書曰織皮瓊瑤析支渠搜

善曰書曰織皮瓊瑤析支渠搜

善曰書曰織皮瓊瑤析支渠搜

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相連興滅加平萬國繼絕接于

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善言本行大道湯武之稱未

足以喻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稱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

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向曰孫氏謂昭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

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善

曰懷金佩青已見上文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

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濟曰過望臣聞春

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良曰自葉

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鴟鴞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故詩去寧取

我子無毀我室子瑜皓也室喻吳國善曰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

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翰曰詩云

又云徹彼桑土綢繆繡戶言此恩惠深也善追惟吳偽武

烈皇帝銑曰孫堅追謚武烈皇帝也善曰吳志孫堅字文臺

遭漢室之弱值亂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

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銑曰當漢獻之末逢亂

兵破之於陽人陽地名濟付也時於洛城南甄井上見有異氣使

渡之得漢傳國璽璽則神器也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

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

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車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

驚怖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威震群

狡名顯往朝桓王士武弱冠承業向曰群狡謂董卓

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曰長沙桓王也承業謂承父堅業招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招

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濟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也言

之負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西赴許都將

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良曰時漢帝都許

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貴容所殺也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著明矣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郡太守許貴容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

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木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為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園曰為采薪者臣竊悼之伏見吳平

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竝宜應書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自稱也故

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代善本已輕向曰言論功勞則嘗效力於漢在德則經

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征伐不為晉寇也若緣孫皓之坐則應輕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衣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

誰不曰宜濟曰裁淺主必明克能厭足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二者則百姓意望足皆去合宜也二君

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瑩壟永以為常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主衣一首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今恐誤也

庾元規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元規為中書監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

封永昌公監令不同蓋相類也善曰何法盛頽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善本有亮言目三字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

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中州洛陽舊邦潁川也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琨劉曜破亡也先臣謂亮父琛為會稽太守庇陰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遊逃難以求食而已善

曰中州為洛陽庾氏潁川人也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

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不悟

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

邀時之福遭遇嘉福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善曰

時福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

於平人也善曰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有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善曰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

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

遂階親寵

累忝非服弱冠濯髮沐浴玄風善曰階因累重服任也

重辱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髮入仕也言少登仕官

頻繁省

闈出揔六軍善曰頻數繁多也省闈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

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即位超先達善曰何法

越先進之人無勞

被遇無與臣比小入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

臣所宜守銑曰言無功而被領遇無有與臣為此者然無德而

居厚祿則災害生止足之分五將宜守之善曰老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

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向曰謗讟讟也塵猶穢也

祿日復一日毀誹既衆是微明朝以此事聞徹

區區微誠竟

未上逢陛下踐祚聖政惟新濟曰區區猶勤也竟終

法今改舊自新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

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美善本作實存本

作在至公良曰庶寮寮官咸皆允信也書曰庶事康哉至公無私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善本又有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翰曰如姪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子表內外姨舅兄弟也

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善曰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文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

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

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

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銑曰言大道既私厚妻族以為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七族謂前漢呂竇衛上官霍許王后也六姓謂後漢鄧馬竇閻梁何后也言此諸黨以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善

曰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靈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列梁后靈思何后

臣歷觀庶姓

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

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猶過也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乃連四時根援扶踈重

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

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懼也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

良曰允信也不容誅謂罪也弊頓

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

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

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媾涉眾情之嫌故致毀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

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

寒心者也

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闔宮門也言外戚用賢自不進而禍亂

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

善本作謂字之成由於內矣往代謂呂霍等也以此為戒足為寒心戰懼也

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

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

公道達而私門塞也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

作劇心脅外揔兵權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

脊揔兵謂為王敦中領軍也善曰尚書穆王曰今以此求治

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

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招禍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

敗佇立可待也善曰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

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

銑曰寮官也頗少不能明無私情故生疑也善曰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

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

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而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

不逢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

向曰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

量已知敝善本作身不足惜為國取悔

齊曰躬厚悔禍也言厚觀前代

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懼

善本作屏營不

知所厝翰曰性性誠也屢數也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屏營非

滯恨乎天際也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

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

銑曰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善本無則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向日天地鑒察日

薦譙元彥表一首

善曰孫盛嘗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

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也

栢子元

濟曰何法盛晉書云栢温字子元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為征西將軍至蜀見譙

秀惡李雄之亂逃竄不仕故表薦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栢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

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

貞之義彰

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澆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

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向其事道喪

已見江淹雜體詩忠貞已見上文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

玄邈之風

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

風也善曰洗耳已見上文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

淵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

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在三謂父生

之師教之人君食之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父之節

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上樂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

是以

善本作故字上代之君莫

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

向日謂堯讓許由禹

禮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之迹言重此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也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伏惟大

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

方圯

平鄗裂毀裂分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侯皆賦虜所據晉唯有江南之地故三方分毀善曰應符已見上文

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良曰兔置網也詩去肅肅兔置網也詩去肅肅

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善曰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善曰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鄭玄曰豈免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斯五臣本無斯字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

也善曰劉歆移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

陛下聖德嗣興臣昔奉役有

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鮫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鮫鯢大魚能吞食小魚喻

李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言思布大化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鮫鯢喻李勢也

蘇鯢只見上謝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

之墟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武羅夏之賢人羿不用

寒浞殺羿而自立王蠋齊賢人樂毅伐齊欲封之蠋曰忠臣不仕二

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羆九圍而用

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

書言三十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

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

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

其生庶義固不如享名遂經頭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蠋音蜀竊

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濟

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也揚舉也謂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抱

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潔之行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于時皇極道

矣楚辭曰涵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上文道消謂君子道喪也黎衆顛沛

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良曰皇君也極哀極也藹遇也

之望翰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詩云出自幽

道中心恒兮遷喬已見劉琨答盧諶詩凶命屢招奸威仍

逼銑曰凶命謂李雄李壽地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譙秀

曰丘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齊曰抗舉也王立言哉朝露已見上文貞也誓不降辱謂不仕亂朝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絮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杜門

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

詭對之譏良曰偽庭李雄朝也龔勝王莽時爵不就因不食而死薛方亦為莽徵因使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莽

悅其言遂不追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

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

以一身事一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

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

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

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善本雖素善本縞之接商洛管寧之

其言不強致之也善本緡之接商洛管寧之

默遼海翰曰來公綺里季避秦之亂隱於商洛山管寧漢末避公孫度之亂隱於遼東默隱也善曰園綺已見上文

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答望詩博物志廉翻善本方之於秀殆

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善本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銑曰方比殆近也西土蜀

蜀也夫旌德禮賢化導善本之所先崇表殊節

聖哲善本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

黎偷薄義聲不聞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康安也豺豕偷亂賊也偷薄流競也言今

盜賊流競道義之聲無聞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益宜振

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敝良曰言時流薄流遜不返當須振起道義之人以勸

免敝若秀蒙蒲帛之徵濟曰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裹車輪而徵之善曰漢書曰武帝

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善本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

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善本幽遐仰

濟曰頽壞軌法囂薄也言以禮徵秀心能鎮其壞風法教善本幽遐仰

薄俗善本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善本幽遐仰

流九服知化也善本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淳化善本曰周書

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一首

卷之三十一

九

殷仲文

翰曰擅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玄替位仲文以仕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善注同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林無靜柯

銑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驚颺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洧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也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家語吾止曰樹欲靜而風搖之

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

敢喻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玄親也

昔桓玄之代善本誠復驅逼善本者眾至於愚臣

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以善本以身徇善本作

國濟曰逼迫也向營也言桓玄之時眾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善曰論語子

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善本退不能辭粟首

陽拂衣高謝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已不能效之拂衣以謝世事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取

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偽封翰曰晏安

安昏亂之朝寵貴也叨貪也為封仲文錫文篡事曾無獨固

為東興公也善曰晏安已見上文錫文篡事曾無獨固

銑曰桓玄進到姑熟羣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眾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

兼撓教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翰曰淪沒

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忠正邪僻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

裕劉裕也善曰鎮軍宋高祖也借人命善曰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善貸已見上

文杼善本作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良曰杼洩

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洩洩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善曰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上文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知維翰曰惠首領謂不

之謂不解尚書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于時皇輿否隔

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統曰言此時天子為臣

大通故忘進退之理為尚書以力效軍旅也善曰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

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善曰僂俛已

令善本作人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善曰僂俛已

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今宸極反正唯新善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

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善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

時善曰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臣亦胡

規讓中書令表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

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善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

予心頗厚善曰尚書之次序乞解所職待罪私門善曰尚書曰

有忸怩善曰私門已見上文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善本有臣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善本有臣

傳李友統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

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善注后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向曰振整揚舉邁行也

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善曰屆

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也司雍二州名善曰威

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

界本西得梁州之地河流逆疾道阻且長善曰詩曰遡洄從

今以三輔為雍州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

且長善曰詩曰遡洄從時月良曰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善曰蜀志

彭伐樹木開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

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虡善本作空列觀宇

之餘鞠為禾黍善曰晉書都故稱隳頓廢壞也虡鍾格言都

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為田疇

而生禾黍也善曰鞠為茂草已見西廛里蕭條雞犬罕

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統曰廛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見

征賦毛詩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感舊感昔全盛時而日所見者皆

痛心焉善曰蕭條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以其月

十五日奉謁五陵向曰謁拜也五陵謂文帝武帝宣帝景帝

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邱墳塋幽

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

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

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也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善曰沈

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既開翦荆棘繕脩毀

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良曰繕補也謂備理荒穢備置蕃

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芳伏惟聖懷遠慕兼慰翰曰遠

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呂某奉

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銑曰劉穆之為前軍卒追贈儀同三司裕表於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金所先念功簡勞義

深追遠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主化所尚也念功績

崇賢舉善而致用彰謝承後善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故司

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

勳兼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濟曰司勳

公勤也有休美之德者身沒之後終益著明善曰故尚書左

僕射前軍善本有臣劉善本無穆之爰自布衣協

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

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臣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良曰密勿龜免也言於軍旅之中心

盡謀慮力盡行陣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龜免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

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銑曰登外庸用也朝右謂僕射月長也敷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

丹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新君之大道善曰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百揆已見上文毛詩曰匪大猷是經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動實

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爲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爲容好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

方宣讚盛

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

同三事濟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之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爲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司三司善曰蜀志曰偉度

姓胡爲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良曰生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

臣伏思尋

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翰曰義熙晉安帝年號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善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

屯世故靡有寧歲銑曰虞度殷衆荐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爲邊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善

日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爲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闕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

也

呂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動豈

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向曰幼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讜善言也溢滿也言穆之善言善謀滿

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

際濟曰密謀潛慮謂有帷幄之筭造膝謂近天子納諫言也詭辭謂曰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善曰穀梁傳曰士

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不出以實告人也風俗
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
稱已王隱晉書曰樂廣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
任誠保直莫見其際

可勝紀善本作記字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良曰言隔別皇朝其

功不為天子聞見者多也一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也
善曰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

嘉是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

濟其事者善本有八字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

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一及此爾雅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燕植責躬詩

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
銑曰履踐也言踐謙居宮欲之道守之彌益堅固善每議及

事永念胡寧可味謂且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曰易九三勞謙君子一祭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

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一有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
以為社不及言不封

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意
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

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良曰俾使烈業

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
善曰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臣契闊屯夷旋觀
臣契闊屯夷旋觀

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

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

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
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善曰金蘭已見上文

為齊明皇善本無帝作相善本無讓宣城

郡公第一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

任彥升善曰齊明皇帝名彥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

言被臺善本有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

臣公善本作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善本錄尚

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

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善曰母丘儉表曰禹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

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向曰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當家之人慈愛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世祖武

皇善本無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濟曰世祖高祖長子兄弟親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曠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武皇大漸實奉話戶言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

蔽愚夫一至偏善本作識量已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

至猶偏識也言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也善曰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煩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植也庾元規表曰仰覽躬鑑量已知弊

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

玉几之側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王憑玉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曰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向曰荷負也導引王崩玉几見下句

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濟曰嗣君謂鬱林王也善曰嗣君謂鬱林王也

賀賀曰我安得善曰嗣君謂鬱林王也

王室不造職臣之由良曰造成也鸞輔佐天罪而召我哉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

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翰

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

之命也善曰尚書顧命

善曰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

善曰尚書顧命

善曰尚書顧命

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今空懷此無救王譏之言善曰漢書曰齊悼惠王子共居為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陵土未乾訓誓在耳銑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東之言未

至於斯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一至於斯謂廢鬱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也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也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心失圖泣血待旦濟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

容復徼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良曰徼遮也家取謂嗣君奔常也晏亦安也國

危謂鬱林廢後也善曰晉中興書曰卞壺驃騎上將之元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乎宴安已見上

勲神州儀刑之列岳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司上表也列岳謂比於諸侯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勲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和上將之元神州儀刑已見上文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向曰今之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訓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

且虛飾寵章委成濟曰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驃騎懼可也言自知不可

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濟曰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驃騎懼可也言自知不可

但命輕鴻毛責重山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重如

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山岳言我不能輔王其命如鴻毛

矣貫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爾善曰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勳

誰以為得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子有禦侮

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勳

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善曰寢廟及園陵已見上文左傳楚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勲

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

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子有禦侮

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善曰寢廟及園陵已見上文左傳楚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勲

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

體國不為飾讓翰曰黷汚經法也同體為已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為假飾而求讓名也善曰七略曰位

累我躬賈遠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

宅近甸奄有全邦隕善本越為期不敢聞命鐵

均同匡正隕沒越隆也管仲相相公一匡天下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用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

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相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秋巨千室光宅已見吳

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已見上文亦願

曲留降鑿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善本作固永

昌之丹慊善本獲申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晉羊祜封鉅平子武帝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祜讓不受庾亮

破沈元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護不受懇信也慊不足也善曰鉅平羊祜永昌庾亮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

道綽有餘裕濟曰綽寬裕優也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夫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

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

懼屏營之誠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謹

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善本有臣諱誠惶以下六字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翰曰雲與梁武同事

竟陵王情義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為吏部尚書兼封侯以為太重故不敢受善曰范雲字彥龍

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

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封宵善本作霄字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

顏無措臣雲中謝五臣本無臣雲二字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銑

庸退慙狂狷善曰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輜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翻進謝中

庸小人反中庸善曰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

文而三冬靡就濟曰鑽先王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東方朔學書

三冬文史足用靡無就成也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立成復以明

經歷位至丞相故鄉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

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胡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魏空彈菽粟躡蹻

脚齊楚徒失貧賤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彈盡

授履而適楚安往而不得貧賤也躡蹻屬履也善曰戰國策曰蘇

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

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

躡草履也韓詩外傳曰日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

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手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啗持

斧作牧以意意以興謗翰曰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

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王吉為益州刺史好事車馬衣服及去職

不過囊衣而已馬援為交趾太守出黃艾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

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守而被解落也

善曰分虎已見上文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

為鮮明及還徒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

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

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

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

以意茲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楮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

名為民知井曰之逸

銑曰古得罪之人皆著楮衣虜獲也言為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

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井曰謂操春汲之

事而以為逸樂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棄楮衣半道羣盜滿山又

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

獄吏遂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

獄吏遂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願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也曰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

離斯瘼莫欲以安歸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年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手矣亂離東昏侯作亂也瘼病也安歸不仕也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

散閉門荒郊再離寒暑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夏也善曰閉門已見恨賦毛

鍾阜良曰阜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阜鍾山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漢書楊僕上書曰雖室無取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悵望鍾阜已見上文

趙女而門多好事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善曰楊揮與孫會宗書曰趙女也雅

老翰曰疎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曰同歡娛言我祿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善曰賜金娛老謂疎廣也已見張景陽詩史詩

善鼓瑟漢書曰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

折芟燔枯此焉自足翰曰芟芟也枯乾魚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鈞

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統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也謂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曰蕩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

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

敢叨天功向曰慶際也離心謂如紂巨離心離德也等謂已為降者泥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輓也已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並

獄訟謳歌示同民志

見上文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

臣暨善曰

等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

獄訟之事與歌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璋也摠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至此大官善曰獄訟謳謠已見上文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政當以接

閉白水列宅舊鄴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高祖同居鄴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

善曰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也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良曰初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敬尤過也上初學長安賢者往來南陽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今從儻以給諸公之費善曰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敬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積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就給

諸公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得也善曰明經拾青紫已見上文臣雲謝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

惟則哲在帝猶難銑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關猶存也替廢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善曰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各錄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

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然所稱者惟許劭郭林宗能起拔人士而用之也善曰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濟曰龐統曰拔擢十人而得五人亦可以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淳于曄一日薦七士宣主曰寡人聞千里一士尚曰比肩有今一朝見七士不亦衆乎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母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曄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其餘得失未聞偶察

童幼天機暫善本作發顧無足筭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

童幼天機暫善本作發顧無足筭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

童幼天機暫善本作發顧無足筭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

童幼天機暫善本作發顧無足筭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

偶有鑒察童幼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

之一何遼落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王之土山濤落而不相及也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遷尚書也世說袁彥伯曰江山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陵遲零落也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官方謂王政淆亦亂也善曰陵遲已見上文莊子曰是非之塗森然淆亂

談華貂深不足之歎亦如此善曰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直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取與為列馬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金章有盈筭之談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為亂諺曰全章滿箱尚不可長又曰貂不足狗尾續言小人在位者眾故云此矣善曰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士倫篡位侍中常侍草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草

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良曰創洗政當存改敝風天子南面恭已而已選任賢能責成於此尚書善曰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闕寵章珪章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為文

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位封節侯也寂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給光武軍光武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而封善曰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鄭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

或制勝帷幄或門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

人加親向曰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為鄭侯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策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封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拜

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曰以親封禹為鄼侯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濟曰漢叔孫通以抑揚禮教拜稷嗣君後漢吳漢為將帝使人視之方見作攻具帝曰強人意隱若敵國封廣平侯

善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免胃禮義是割通為稷嗣君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繁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

或策定禁 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中或功成野戰 濟曰安帝時鄧騭定策禁中封上蔡侯曹參有野戰之功封平陽侯

善曰東觀漢記曰漢書鄧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 濟曰卓茂邑平陽

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未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

或 濟曰明帝外戚樊氏郭氏馬氏四姓封為小侯以待祭祀紀錄也

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濟曰明帝外戚樊氏郭氏馬氏四姓封為小侯以待祭祀紀錄也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 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根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在於此

善曰五侯王氏也見上文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

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翰曰疇酬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臣本 善曰諸生

自諸生家承素業門庶富貴易農而仕 善曰諸生謂朴素之業也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戒子書

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 善曰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

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 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

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眾士裁淺也元凱八元八

史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充二州刺史也中興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

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瞽叟檮杌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

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善曰王僧孺范氏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所富者義所乏非善本作時也所乏非時言當太時善曰王僧孺范氏薄官東朝謝病下邑

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爾善本今

茲首夏將亞冢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雖千秋之一日

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翰

車千秋自園寢郎論侯太子車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聞董卓輔政逃避吏持之急不得去行至宛陵徵為光祿勳已而又拜司空從徵時及發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善口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度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

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曰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鏡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弃身亦知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善曰尚書伊尹曰呂

陛下不弃菅善蒯善愛同絲麻善向曰菅蒯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善曰

知免善本表字臣今在假不容諂省不任荷懼之至

謹奉表以聞善本有臣重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迴此尊寵之命於常法則和穆也微物蓋

雲自謂也免
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一首

銑曰蕭遙光為揚州刺史齊建武初

有詔舉士故以此表薦琅邪王暕及薦王僧孺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
璠梁典曰齊建武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彦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

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衣拱手永為逸樂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

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善曰

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

伏惟陛下道隱旒

續信充符璽

濟曰旒以蔽視續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信滿四外如符璽為充滿也符璽印也善曰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難統塞耳所以掩聽

也統古冕字統古續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良曰文帝乘六飛則六馬也文帝襲五代邸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是為五讓言今塵迹與之同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

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男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陛下下騁六飛馳不測同塵已見上文

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鷺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善曰白駒已見相元子薦譙元彥表毛

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卜祝臧器屠保鱗謂君

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臧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物色關

下委裘河上

向曰物色謂關令尹喜望見氣色知老子之至也委裘河上謂河上公言恐有賢同此隱者故有詔

舉善曰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游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

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詰之

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

濟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必兼采眾味論為

國者信資眾賢

善曰一狐已見上文

而

善本無

五聲倦鄉音九

工是詢

良曰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理工官也詢問也九二謂九官謂六府三事之官言天子倦以聲聽故問於九官

善曰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

寢義

善本作

廟堂借聽

輿阜

翰曰廟堂謂貴臣輿阜賤士也言寢息鄉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

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譙輿皂已見射雉賦

臣

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

絕

銑曰任重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絕微倖微倖猶苟且也善曰鄧析子

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

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

談

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善曰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

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手裁老而不倦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貌陋而不竊見

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

光海內冠冕

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內所推美也善曰梁

書曰儉子疎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騫碑

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深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

賢臨見生導導生治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書吏水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

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

德禮曰以樂德教國

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衛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樂廣字彥輔能崇名教言暕俱有之善曰

叔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

子坦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

樂也何故以暕映先達領袖後進

向曰暕映光明也領袖為乃爾

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善曰韋昭吳書

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言陳家亦有善曰韋昭吳書

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勿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

書好古之士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

曰遠方至親良曰邇近曠遠也言文章清妙屬言幽玄言心遠居近親道疎

親物也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

毛詩曰其室則迺其人甚遠丑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

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養素立園台階虛位

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素朴也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字朴丘園則

虛三公之位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庠序公朝萬

夫傾首善本作望字銳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

不廢於公朝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二而已哉

對或之子高祖輔政見顯曰荀令君之子李固者司徒郤之子寃覽

墳典京師學者共歎曰是復有李公矣言陳繼祖父之德亦如是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

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顯異之曰顯令君之子也近見素然亦曜

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

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

李公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

學濟曰理謂意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致靜達筆耕謂

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善曰韋昭吳書

曰班彪勿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

書好古之士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

曰遠方至親良曰邇近曠遠也言文章清妙屬言幽玄言心遠居近親道疎

親物也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

毛詩曰其室則迺其人甚遠丑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

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養素立園台階虛位

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素朴也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字朴丘園則

虛三公之位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庠序公朝萬

夫傾首善本作望字銳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

不廢於公朝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二而已哉

對或之子高祖輔政見顯曰荀令君之子李固者司徒郤之子寃覽

墳典京師學者共歎曰是復有李公矣言陳繼祖父之德亦如是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

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顯異之曰顯令君之子也近見素然亦曜

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

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

李公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

學濟曰理謂意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致靜達筆耕謂

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

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善曰韋昭吳書

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言陳家亦有善曰韋昭吳書

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勿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

書好古之士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

曰遠方至親良曰邇近曠遠也言文章清妙屬言幽玄言心遠居近親道疎

親物也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

毛詩曰其室則迺其人甚遠丑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

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養素立園台階虛位

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素朴也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字朴丘園則

虛三公之位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庠序公朝萬

夫傾首善本作望字銳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

不廢於公朝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二而已哉

對或之子高祖輔政見顯曰荀令君之子李固者司徒郤之子寃覽

墳典京師學者共歎曰是復有李公矣言陳繼祖父之德亦如是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

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顯異之曰顯令君之子也近見素然亦曜

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

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

李公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

學濟曰理謂意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致靜達筆耕謂

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
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

儀南宮故事 銑曰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往甘泉宮則用
之名曰甘泉鹵簿鄭弘為尚書令所有補益王

政者著之南宮為故事 善曰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
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

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向曰張
皆補益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中郎擊烏丸還霍光問以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
成圖無所亡失抵掌謂擊手也 善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

將將兵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
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豈**

直廳 廷 **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濟曰實
廉為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

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使察之如攸言賜帛百匹人有於嵩
山下得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東哲曰此

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善曰犖虞三輔決錄注曰實攸舉
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

臣莫知攸對曰名鼯鼠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
攸言賜帛百匹張隣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司空張華

以問東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

識 **疎坐鎮雅俗引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

斯在 良曰言疎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 善
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

質所疑宋表 **竝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 翰曰東序講
曰質問也

奇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可以為宗廟之任 善曰書曰大王
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

何如子曰汝器也曰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銑曰信有
何器也曰瑚璉也

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 善曰不以人廢言已見上文解朝
曰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

臨表悚戰猶懼不允不任下情 善本有
云云字

為褚詡議秦 善本有 **代兄襲封表一首** 响

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貴襲爵
秦既長大貴上表請歸封於秦天子許焉而秦上

此表讓於貴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秦字茂
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貴于齊詔許

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
詳略不同疑是秦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蔡言善本無一字昨被司徒符仰稱詔言許臣兄

賁奔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動蔭光

錫士字臣賁載世善本作世載字以善本作承字家允膺長德濟

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勳功錫賜也土字謂南康郡也卿大夫稱家

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善曰蕭

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

弟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奔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也

而深鑒止足脫屣千

乘良曰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封郡如脫屣屣履也遂乃遠

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

奪守以勿貳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疎遠而誤萃聚也庸薄

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二心善曰昔武始迫家臣之策

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銑曰張純

臨終勅家丞曰我無功於時猥蒙爵士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後光武

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奮下獄惶懼乃受也丁繼

王莽末以為穎陽尉降光武封為陵陽侯繼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

弟弟不受遂於東海為佯狂後同門生鮑駿讓之鴻乃感悟因還就

國此理屈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

始侯子奮字釋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

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且

小稱病今翁移且又曰丁繼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

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

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

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向曰先臣謂父也

緒謂無嗣也纂繼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

情觸目則心摧墜矣善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

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

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昔壻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

奈何兮一舉絕終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

節濟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曹公子臧諸侯立以為曹公

臧曰聖達節次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之善曰左傳曰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

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

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公疾召

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目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

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

陛下

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

爾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竄草澤以遂已志

善曰丹款已見使元規表謝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

任善本作勝字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

恐善本作以

下二字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銑曰竟陵郡王

子良薨有詔追贈太宰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為子

良立碑事不行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

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

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

口必資不刊之書向曰猷道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

可削除故云不刊也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雲與王

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激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評諸

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

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而藏諸名山則陵谷

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

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善曰

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任彥昇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良曰漢以高祖配天而祀泗水亭有漢高碑孔子稱

為素王沂水之側有孔子碑善曰漢書平紀曰郊

祀高祖以配天鄗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

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

文選卷之三十一

九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手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

迹於西河韓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西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間善曰禮記曾

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情致

之於堯禹銑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是尊主今言禹者變文

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啓必窮篤勒之盛君長

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

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况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銘記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今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故太宰竟陵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文宣王且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

則周公其人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則

與周公同功也善曰漢書文帝氏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

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蕃入守進思

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蕃謂為刺史也入

守謂為司徒也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善曰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

翰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倫理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百揆已見上文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義

善本作茂字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有藝道藝也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易去日新之謂盛德琴書已見上文禮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

善本有稱焉向曰言小才能之人非大道兼濟之事且

濟事止樂善亦無得善本有稱焉

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 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常問東平王蒼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無得而稱已見上文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 善曰詩曰人之

鴟鴞東徙松檟成行 濟曰周公東征管蔡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今于良有代宗之義而帝亦嫌

為故假鴟鴞之東徙以喻為松檟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深遠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于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為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夢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鴟鴞焉說苑曰臬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臬曰我將東徙鴟曰何臬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于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良曰竟陵王前後六為開府也王藩謂會稽太守徐兗二州刺史僚軍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 人蓄油素家懷鈇筆 翰曰蓄積也油素絹也謂之三藩也 鈇筆也所以理書也

善曰油素已見吳都賦葛藟助梁相錢曰曹襄寢懷鈇筆行誦文書 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

晉氏初禁立碑 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潘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欲

立碑 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

之亡亦從班例 善本作列字 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

為之者竟免刑戮置 善本作致 之者反蒙嘉歎 銑曰晉

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持賜之碑阮德規為齊國內史風化大行卒於郡郡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不許立齊人思之因與冒禁立碑詣闕請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泯滅也為請作文者置立也 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不許立齊人思之因與冒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其

惠 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向曰被及也孔子謂管仲曰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 善曰如仁微管並見上傳季友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竝軌即為成規

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 濟曰褚彥回及豫章王宣嚴並謂立碑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

修張良教

二〇三卷

十一

褚同迹親與疑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善曰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嚴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為文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

禁駐蹕畢長陵輶由軒不知所適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人

也禁謂不許也駐蹕止行也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輶軒使車也使采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善曰九原已見上文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問孤賤才無可甄值齊

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翰曰問里門也

孤我范雲自稱也甄明弘大弛廢也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慮先犬馬厚恩不荅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二乃辟

而敝善本作弊字惟毀蓋未蓐螻蟻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

馬墳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

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大馬且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先填黃泉為王作辱以御螻蟻也

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銜曰敝惟不棄用以埋馬故蓋不棄犬馬故云此也漢法侯王葬皆用珠襦玉匣襦衣玉匣皆屬以珠玉飾之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藉螻蟻而太宰已在幽泉善曰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

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交龍為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陛下

引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

陵良曰引大獎勵也隔謂蔽塞也微物雲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謂竟陵王葬處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出峴善本作

字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觀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

碑也杜預好立身後之名作碑敘平吳之功立於峴山扶風王司馬駿都督涼州諸軍事後薨吏人為立碑長者見之無不拜也言其人遺愛如此善曰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沉萬山下沉峴山下

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手藏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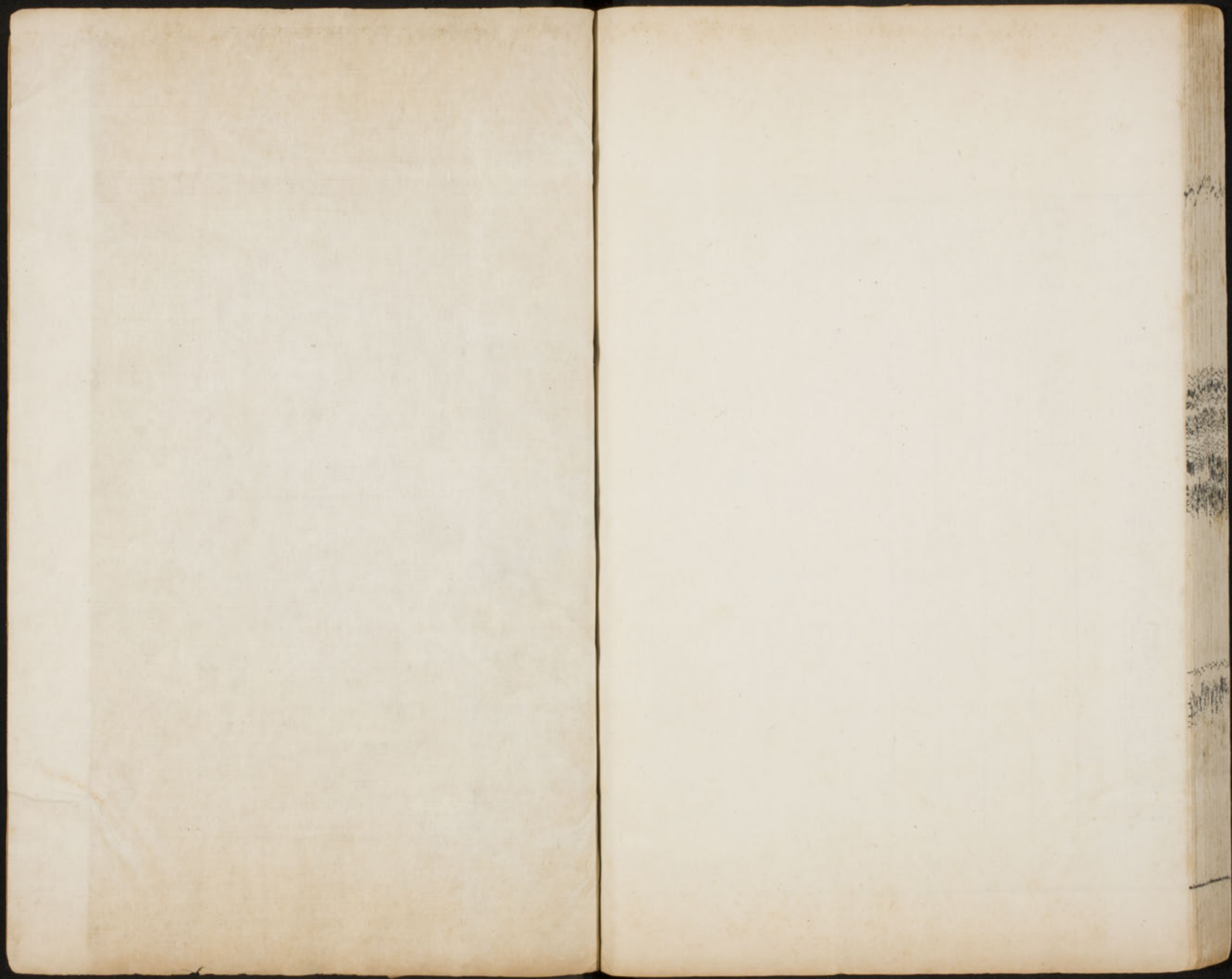
廣宣字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

老見醜者無不拜
之言其遺愛如此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善本有臣誠惶以下五字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八

臣聞先王受命於天
 建國設官分土置民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信賞必罰自將士出
 臣聞先王受命於天
 建國設官分土置民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信賞必罰自將士出
 臣聞先王受命於天
 建國設官分土置民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信賞必罰自將士出
 臣聞先王受命於天
 建國設官分土置民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信賞必罰自將士出





110X
505
31